



好书点亮智慧 阅读陪伴成长

封面·精读

书海观潮

文章如何自在

连中国

师生“活”在哪里,才能“写”在哪里

如果我的学生未来成为莫言,面对他,我将何言以对?这是我进行写作教学时始终恪守的原则,也常常以此鞭策自己。未来若有幸面对莫言式的学生,我们教师能否说,我们始终有局限,但一直在努力超越它,因为我们将切实推动写作植根于不断地促进学生成为完整意义上的人。师生“活”在哪里,才能“写”在哪里。写作是从人的生命成长中自然而然冒出来的,而非从应试里揪出来的东西。

读《文章自在》(张大春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此感尤为明显。作者在书中强调,写文章,不要搞作文。这句话戳中了当前作文教育的核心弊端。若教师自身就缺乏内在的生命成长,被现实彻底控制,日日与眼前利害相磨戛,真正的写作就不会被找到;更重要的是,若我们的笔不能指向内心世界的话,写作便与我们完全隔绝了。于是,学者所能悟者反而是最恶劣的一种心思。以为写文章就是借巧言、说假话,修辞败其诚(P2)(本文标注页码的引文均来自于《文章自在》)。一个小学四年级的班内,在写我最敬佩的人时,超过2/3的孩子选的都是环卫工人。一种与写作近乎隔绝的现状已然于孩子们中发生,写作老师若最终让学生看不上写作,用过如弃敝屣,这对师生都是一种伤害。

青春阅读与写作,对一个人内在的成长有重大的意义。在那个近乎纯粹而透明的年华里,心灵探问与精神成长对一个生命而言,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那一次次于读写间完成的生命内部的丰沛流淌与巍巍矗立,对一个人一生的基本格局与走向都会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到头来,关于文章本身的意义和价值反而无人问津,大凡是舍筏登岸、过河拆桥,又是老古人教训过的话:先考功名,再做学问(P14)。

关于学生不能真正进入写作之途的原因,张大春总结精当。其一,大部分的教育工作者并不写文章(P3页)。其二,如果不能以写文章的抱负和期许来锻炼作文,不过就是取法乎下而不知伊于胡底,到头来我们所接收的成果就是一代人感慨下一代人的思想空疏、语言乏味,见识浅薄(P3)。思想、见识都不是简单的方法能解决的,方法可以解决表面的语言问题,但我们获得的只是虚华的外表,因为思想、见识才是语言之母。

面对作文题目,师生应以笔指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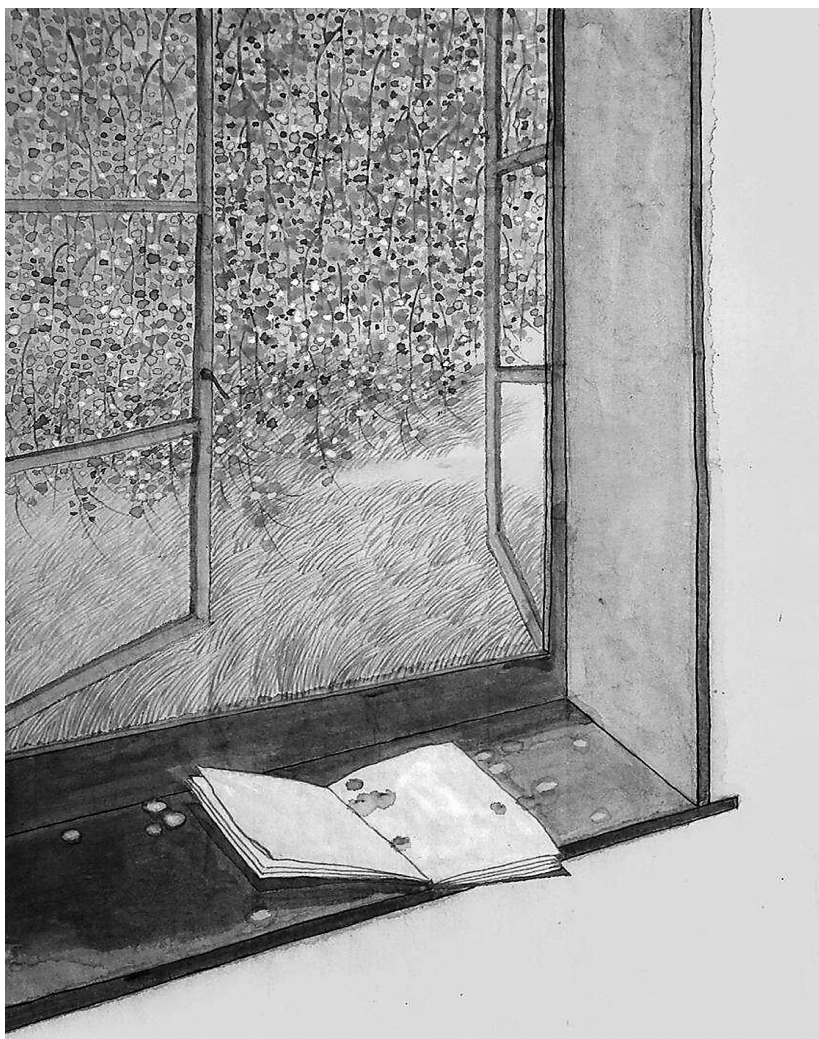
对学生而言,写作往往是从题目开始的,但题目不会促成写作真正发生。优秀的教师恰恰能够帮助学生借由题目,导向心魂。自己找题目,还不要找人家写的题目(P13)。题目如一叶渔舟,我们借此缘溪行,发现内心的桃花源。教师为学生解析作文题,最重要的不是阐释应对的写作技巧,而是以个体生命为参照,与学生交流话题在人生真切的体验与感悟中,会折射出哪些气象与风景,会产生哪些徘徊与喟叹。题目犹如夹峙隔阻的险峰,但生命的大河会沿着它的凹谷洼涧潺湲成河,汇聚成湖。

语言也好,技巧也好,是在生命涸涸环绕、聚敛突破的过程中自然需要的。天门中断楚江开,生命之河突破围困困缚,不可遏止,决绝冲荡,这才足以震撼人心,才足以帮助师生认识到写作之于人内在的价值。这个价值一旦被师生发现,写作便绽放出它灿烂的光彩,构成了对人永恒的吸引。写作不仅不固化人,反而不断地开启与创造人。张大春说得好:早在卢梭的论述中,就已经明白昭告天下人:对于一个少儿来说,真正的兴趣是无穷尽的,只要施教者(或成人)让事物显现其趣味(P19)。张大春进一步指出:当教学手段无法激发学习兴趣的时候,就干脆不去激发兴趣,而是激发学习者不学习就要倒霉的恐惧(P18)。这是海峡两岸写作教学共同出现的尴尬。

写作表面的题目,来自作文命题,但真正意义上的题目,来自师生生命的内部,是自己找到而别人没有的。由此,写作便不仅属于考场,更属于人生。写作此等的魅力与趣味,一日不为师生所认识,写作便一日与己无关。与己无关的写作,不但损失分数,更戕害自身。张大春说:我们今天教中学生写作文很难,是因为他们在当小学生写作文的时候就给打坏了底子。我们从小教孩子写作文,就教他们应和题目。什么是应和题目呢?说穿了,就是说教,就是抢着、忙着、急着给答案。你看看《礼貌的重要》《上进心的重要》《道德和学问哪个重要》诸如此类。如此写到来后,什么都不重要,只有看不起作文最重要。当人们可以不写作文之后,甚至会以为文学不过是一种装饰,一种尽教人说话的话的玩意儿。我们在学会那些写作的同时,也失去了认真对许多不见得有用的事物产生好奇并加以探索的能力(P92)。

张大春不是中学教师,却发现了课堂的真本。其实,语言的美好,也就是生命充盈的美好。面对

如果不能以写文章的抱负和期许来锻炼作文,不过就是取法乎下而不知伊于胡底,到头来我们所接收的成果就是一代人感慨下一代人的思想空疏、语言乏味、见识浅薄。
张大春



图/老树画画

题目,若我们不去完成生命内部与题目的呼应与沟通,久而久之,我们也会失去这种对自我生命回顾与检视的能力而日益世俗化。现实中我们隔绝生命的内部体验,便只能去寻求作文的外部突破。于是写作大法便大行其道,写文章也彻底变为搞作文,假大空充斥文内。这种情境下,我们更加理解张大春所说的:作文,若不是与一个人表达自我的热情相始终,那么,它在本质上根本是造作虚假的(P198)。

写作教育可以在不知不觉中发生

学生作文的成长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语言素养的养成与提升,另一方面是师生以阅读为核心的广泛而内在的生命对话。语言素养构成流畅表达的通道,而生命对话则构成人内在的成长。内在的成长是一个人郑重表达的基础与核心,写作看似是操控运用语言,而操控语言的核心课题是思考,是明白自己的意思(P41)。这个意思,借用孙犁先生的话说,便是用花轿将姑娘抬出来。花轿,语言是也;姑娘,生命成长是也。

不少学生在语文学习的过程中,对语言,特别是优质的书面语言缺乏关注。读书草草,囫圇吞枣,关注语言就更谈不上了。因此语言运用的习惯主要受大众化、社会化语言环境的影响,语言素养与能力基本属于社会自然状态。在教学中,不少语文老师对自我的语言也缺乏深入的追求。语文老师的话,应该在自然流畅、亲近平

和、风趣幽默中追求韵味与情致,追求雅洁与精致,哪怕是口头语言也是如此。一个人的口头表达与书面表达是相互影响的。何况在课堂当中,面对一些情境,仅仅使用日常用语,是难以与作品、作家深入对话的。例如,如果我们仅仅在日常口语的表达语境下,是很难进入到《红楼梦》深沉的意蕴中的。师生平时语言的表达,即便是口语表达,也应该去粗取精,甄别选用,自我追求,进而努力形成自我语言的表达个性。张大春的这段话,值得我们关注与反思:

人们总愿意在瘦身、减重、美白、化妆和服饰上尽量让自己显得美好,却很少花时间反思自己的语言是否不是平庸或准确,人们一点儿也不希望、不追求自己能流利运用字句的人,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总是任由自己完全接受大众媒体惯用的辞藻和语气的操控,随波逐流(P209)。

教师与自己的学生说话时经常论及的主题、经常使用的词汇及经常遂行的思维逻辑,都对学生的写作构成至关重要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写作教育是可以也应该在课堂里不知不觉中发生的。这样的写作成长才是扎实的强大的,这也是我许多年来高考作文备考指导最核心的经验与秘诀了。一旦我们特意将写作提出来,开始搞作文,一切已然步入歧途并且为时已晚。语言形成于丰富而深刻的语言环境,对话构成一个人内在真正的成长。有语言在,有内在的成长在,写作便在了。

我们的作文教学应该指向人的成长,人的不断成长才是学生作文真正得以发生的根本动

力。好文章是从天地人事的体会中来(P17)。而家庭对话、课堂对话是诞生天地人事体会最重要的途径与方式。

用灵魂找到笔,用笔呵护灵魂

不少语文老师为了教会学生考场立意,编排出百式千招,但张大春却似乎有着更为丰富的备考经验,他一语道破天机:所谓构思不是发明,而是根据已有的寥寥数字,铺垫出写文章的人自己的感情和见识(P41)。铺垫出写文章的人自己的感情和见识,正严格照着师生人的成长。

一个孩子第一次自觉地拿起了笔,决定写点什么的时候,那支笔一定是指向他活泼而透彻的内心的。愿我们的家长和教师不要改变这支笔的方向,要尽己所能不断地去帮助这支笔。

用灵魂找到笔,然后用笔呵护灵魂。我们千万不能误以为文从字顺、人云亦云的写作再加上些华丽亮眼的辞藻,就成功地落实了文教(P278)。写作最根本意义上的塌陷,可能会是整个人的塌陷。而人的塌陷,肯定是整个民族的塌陷。

我推崇并实践着与人终身相伴的的作文教育,我总觉得,拿起笔,便挺起了思想与精神,便对自己与世界都拥有了一份爱与责任。在一次次美好而重要的书写里,诞生了我们对于文字真诚的信仰。文字本应该与这个世界上最伟大、最美好、最庄严的事情相关联。

(作者单位: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中心)

陆天明：“不写这一笔，我闭不上眼睛”

本报记者 却咏梅

多年来我一直想写最后一代理想者的命运,也是此生最后的一个心愿,这些人到底是怎样活的、为什么当年这样活,后来为什么一定要活下去。在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举行的《幸存者》新书发布会上,放在棺材里面的枕头书,那么这部书就是棺材里的枕头,不写这一笔,我闭不上眼睛。

《幸存者》全书近36万字,讲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内陆,来自大城市的支边知青谢平、向少文、李爽等人接受时代感召,投身于新中国的边疆建设,不料一场爆炸,令他们的命运发生了转变。尘埃尚未落定,崭新的时代已然来临,盛年的他们又面临着另一重机遇和挑战。

陆天明说,当我们所有人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站在广州黄花岗72烈士纪念碑前、站在所有为强国梦而献身的那些先驱先烈面前,我们都是幸存者。幸存者应该怎么办?在探讨这个重大主题的时候,我觉得要赶紧说、赶紧写。

事实上,他为写这本小说酝酿了5年,作用了两年九个月,反复修改调整。其中80%以上的细节和情节都是真实的,来自我自己、朋友、战友、亲人的经历,我用文学的方式有分寸地表达出来。

寻找钥匙也是《幸存者》的主题之一,小说主要表现了谢平、向少文、李爽等人在寻找灵魂信仰之门的钥匙中,所付出的艰辛。幸福不是一个活着的理由。

而就的,陆天明借这些青年人进行了大量的思考和辩证。哪一把钥匙才能打开那扇正确的门,哪一扇门才能通向康庄坦途?正如小说中所说:一切还只是开始。一切都在过程中。最后是:一切皆有可能。对于年轻一代人来说,那是他们父辈在那个时候的思考与追求,对于当下的年轻人,仍具有启示意义。

《幸存者》是陆天明中国三部曲《骄阳》的第一部,接下来他还会创作以新中国历史为脉络,贯穿整个改革开放的另两部长篇。在他看来,幸存者意味着大浪淘沙,更是向涛头立的时代弄潮儿。

陆天明长期致力于现实主义作品的创作,《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省委书记》为他博得盛名。而《幸存者》一书则与作者本人的生命轨迹相契合:他曾两次上山下乡,在安徽农村当过农民、小学教师,后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当过农工、武装连代理指导员、师军务科参谋、农场机关干部等,经历颇丰,这些经历也浇筑了本书真实可触的现实底色。

如今,74岁高龄的陆天明回望那段青春时光,是历经沉浮后对世事的重新审视,也是一个过来人与年轻一代的青春对话之作。为创作这部小说,他执意不按固有的标准,比如改变了以往的创作手法,采用了一种独特的叙述方式(包括标点符号的使用),只遵从自己这一生风里雨里、泪里火里得出的意旨:写下我们的一生,并给自己一个活着的理由。

最新书事

2017年全国教育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年会召开

本报讯(伊湄)由中国出版协会教育图书工作委员会主办、山东教育出版社承办的2017年全国教育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年会暨第38届华东地区教育出版年会近日在山东济南召开,此次会议聚焦教育出版过去一年来的新业绩,总结经验,并围绕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教育出版多元化发展两个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主题出版就是核心出版。中国编辑协会会长郝振省抛出的这一观点令许多出版人深以为然;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黄强认为:教育社做主题出版不能只是应景出版。我们只要深

度耕耘,这些书就会成为畅销书、畅销书,对中华文化的积累起积极作用。当前,互联网加速重构出版业的格局,创新、融合、渗透已成为出版业可持续发展之路,与会代表一致表示,数字出版要围绕教育出版服务开展,要构建新的教育信息化服务体系,实现由单纯教育内容提供商向教育综合服务商的转变。

年会还公布了第38届华东地区优秀教育图书奖共72种,其中《平民主义与教育》《心理学经典理论应用书系》等10种图书荣获一等奖,《青铜国》等31种图书荣获二等奖,《核心素养导向的课堂教学》等31种图书荣获三等奖。

第三届“城市文学论坛”在京举行

本报讯(问水)随着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和经济、社会、文化与生活的转型,城市文学日益受到越来越多专家、学者的关注。近日,由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北京文学与文化研究所主办的第三届“城市文学论坛”在京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70余位专家和学者出席。张柠、宁肯、沈庆利、傅秋爽、王德领等学者围绕新世纪城市文学研究、现代性与城市、空间美学

与城市文化研究、古代文学中的城市书写、西方文学中的城市形象等问题展开讨论。

主办方表示,本次专题研讨会旨在以城市文学为主题,突破地域的局限,为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学者提供一个学术交流平台,共同探讨了城市文学的样态和发展、城市文学与乡土文学的相互关系,以及中国当代城市文学发展的趋势、存在的问题。在目前中国城市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对城市文学的研讨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微小说校园行”在江苏启动

本报讯(记者 杨三喜)近日,由中国微型小说学会指导,《微型小说月报》杂志社、江苏靖江市文联、江苏省靖江高级中学等主办的“中国微小说校园行”活动在江苏省靖江高级中学启动。

当天举行的首届微小说与校本课程高峰论坛上,与会专家和教师系统讨论了微型小说与语文学科四大核心素养的培养以及微小说与作文教改中微

写作等相关问题。

据了解,中国微小说校园行活动旨在通过微小说评论家、作家的讲座、研讨、举办师生微小说大赛等多种形式,展示微小说经典作品,培养学生文学创作兴趣,为微小说作家与中学生零距离接触、面对面交流创造机会,让学生充分了解微小说的文体特点,掌握微型小说写作与阅读理解的技巧。活动将历时3年,计划走进100所中学。

读思录

假装读书

邱磊

读书,请从假装开始。读书,还要装吗?恐怕是的。生活条件好了,有人装着收藏酒、字画,当然也就有精装一面或若干面书墙,收藏各类名著的。从心理补偿的角度说,一个人越是缺少某种东西,便愈加大对外宣示自己拥有,而一旦真正拥有,视之淡然,反而不会在意外在形式与表达。国人之年平均阅读量近几年虽有攀升,但总量仍不容乐观,即便算上大量的准阅读,如手机、电脑、ipad等数据流量,阅读对我们来说,依然属于稀缺品。

钱钟书说:调情可成恋爱,模仿引发创造,庸庸风雅会养成内行的鉴赏,世界上不少真货色都是从冒牌起的。其实,几乎每个人走进书本,都是从装开始的。近年来,装读书在各色群体中蔚然成风;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就是因为市场注意到了这一稀缺,而重视其价值。

教育界尤为明显。譬如微信头像或博客头像,可谓花样众多。

后渐渐出现两派,一个名曰“话筒帮”,即现场手持话筒,口吐莲花;另一是“书墙帮”,即托腮靠书,背靠书墙。两派原不相上下,但“书墙帮”日渐壮大,乃至有不少人因家中条件简陋而趋于图书馆选景。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图书馆必成时兴的风气。

但无论哪一帮的壮大,一定始于某种程度的模仿,我们甚至可以说,人类的任何进步,都离不开模仿。物质的生活富裕之后,大家转而重视对精神食粮的追求,阅读就是其中的重要目标。我很乐意装读书之人,毕竟其已有了模仿的意识,知道生命在表面的物态逻辑、丛林生存外,还有深层法则,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叫意识的“深层语法”。但模仿并不等于装,尤其从装得像发展到像装的,更是难上加难。前者还是初试者,只求其形,后者则是老戏骨,常常入戏太深,装得已无关表面的形质,而是试图揣摩、了解、把握作者的根内,如含蓄的表达、复杂的

感情、隐秘的思想等。既然装得这么辛苦,又何必来哉?其究竟于人们有哪些助益呢?我以至少可换得三样硬通货:

一者,是不被轻易地忽视。这个时代的知识太多,当其不加筛选地涌入大脑,多使人变成冗余或有毒信息的牺牲品,成为精明、博闻、熟练的知识盲流,被集体无意识所奴役。读书的意义,就在于此环境中能砸开一道自我救赎之路。美国心理学家艾利克森的《刻意练习》一书用实验提醒我们,世上没有一边葛优躺的悠悠哉哉,一边精进千里的学习速成之法。所谓“游戏”学习,说到底只会游戏了学习。罗伯特·J·古拉以《有毒的逻辑》让我们自我检测:在平常的生活中有多少个倒在因果、移花接木的逻辑黑洞。我们读书,不是因为书上写着真理,而是在面对这个复杂的世界时,多一双审慎而智慧的眼睛。不妄信,一信即假;不妄说,一说即错;不妄断,一断即错,有了这样的自我警

醒与觉知,生命与思想,就会具备独立性、不可替代性。

二者,是用理性去还原周遭的世界。每个人的基因里均自带理性,但这终究只是狭隘的、有限的、自私的。读书给我们打开的理性之门,往往具有时空的追溯性和事实的还原性,它将个体生命代入到宏观的历史价值坐标中,使我们更有根、有养、有魂。许慎的《说文解字》从字源学角度,揭示出汉文化的特点;《黄帝内经》蕴藏了中医的医理、医道、医术之源;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描述了现代教育的特征与原理;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道出了宗教与经济、社会的隐秘逻辑,如此等等。

当我们涉猎了各个领域内的巅峰、元典之作,对事物有了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高度观感,那么,个人的理性大厦将点滴构筑。这几乎是个人精神的二次出生(卢梭语),意义非同寻常。

三者,是重构个人的生命。读书一旦读通、读全、读透了,可能会发现自己的生命质量和追求都完全不同了。以明代大儒王阳明为例,我们在这一主题阅读下会发现,以时间为轴,王氏的心学最早可追溯到孟子之人之四端,乃至整个儒家体系,以空间为界,可看到比东方哲学的悟与西方哲学的智,陆九渊的吾心即宇宙到了康德那里,就成了人的理性为自然界立法。大家所见不同,却各美其美,以领域为壑,教育上有以之为导向的陶行知,政治军事上有终身笃信之的毛泽东、蒋介石等。

所以,我们在这个人身上,不是看到了历史、哲学、教育、政治、军事的融合如一?读书能装成这艘,就到了冯友兰说的“天地境界”,到了鲁迅说的“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的火候。如此,我们才算认清了自己,这假装读书的勾当才算到了家。

(作者系江苏省南通市金沙中学教师)